



文图/邵如林 邸明明

离开金城兰州，西渡黄河，沿着清晰可见的汉长城遗迹，翻越祁连山的余脉乌鞘岭，出险峻的古浪峡，就进入了一马平川、绿洲相连的河西走廊。这是夹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一条狭长的联结中原和西域等地的陆路通道。这条天然通道，作为人们东西往来的交通线，大约滥觞于商周玉石之路时期，后为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所开，之后就成为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联系的必经之地和官马大道，是中原进入西域的一条最便捷、最安全的陆路通道。

河西走廊远古为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距今约4~1.8亿年间，频繁的地壳运动，青藏高原的崛起，祁连山的巍然耸立，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河西走廊。走廊东西长千余公里，宽数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走廊南面是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界山——祁连山。祁连山东起黄河附近的乌鞘岭，西止敦煌附近的当金山口，如同巨大的屏障，与走廊相伴始终。走廊北面是蒙古高原的沙漠、戈壁、草原和北山山地。走廊之上，地势平坦，间或有砾石戈壁和局部沙漠。加之祁连山融化的雪水，造成整条走廊河道纵横、绿洲相连的良好自然条件，为古代行旅的东西往来提供了方便。

河西走廊早在距今10万年左右就有古人类活动。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河西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遗迹遗物，创造了璀璨的河西史前文化。公元前1000年左右，河西地区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水草，使这里成为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先后有



乌鞘岭上的汉长城遗址

氏、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民族在这里生存和繁衍。前209年，曾质于月氏的匈奴王子冒顿以“飞鸣镞”杀父自立，匈奴在冒顿单于治理下，北灭丁零，西击月氏，全部占有河西地区，将匈奴国家的发展推向了鼎盛时期，同时也引发了与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的矛盾和冲突。匈奴以河西走廊为基地，不断发兵袭击汉朝，其兵锋一度抵达京师长安。直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反击匈奴条件的汉武帝，于前121年，在取得“河南之战”胜利的基础上，策划实施了“河西之战”。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年之中两次出击河西，毁灭性地打击了分封在这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获匈奴祭天金人，迫使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匈奴势力就此退出了河西走廊。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劝说大月氏和乌孙人东归无望的情况下，汉武帝在等待10年之后，终于作出了向河西地区发展、进而开通西域的决断。前111年，汉自黄河边的令居（今永登附近）“筑塞西至酒泉”，首先在河西置酒泉郡，稍晚即从酒泉郡分置张掖、敦煌二郡，并由酒泉筑塞垣障燧至罗布泊边缘的西域门口，置阳关、玉门关，取得了进取西域和控锁丝绸之路的主动权。前102年，由强弩都尉路博德自张掖沿黑河向北筑塞至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加强了对河西北部地区的防卫。汉武帝之后，大约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在河西东部的匈奴休屠王故地置武威郡。至此，河西四郡遂成定局。

汉置河西四郡，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张掖）和显示汉朝“武功神威”（武威）的战略构想，并就此奠定了河西地区城镇分布的格局。自汉以来，河西四郡的行政区域大致保持汉代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210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而河西郡县的城邦设置，则主要因自然条件和军事、政治需要所决定，大体以河西自然分布的大片绿洲为单位布设。武威郡置于石羊河流域，张掖郡置于黑河流域，酒泉郡和敦煌郡分置于疏勒河流域东、西部。四郡所辖30余县

祁连山牧场中的汉代古城遗址







河西走廊上的古城遗址

则在各个绿洲依军事、交通作用和自然条件而置，多处于交通便利和水资源丰富之处，有发展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的优越条件，同时又多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为了巩固河西边塞，自前111年开始，汉王朝还在河西设置“农都尉”，多次从内地征发大量戍卒至河西，推行徙民实边的屯田策略。徙民对象多来自关东各郡国，主要为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罪臣和囚徒等。短短几年，河西地区的人口就达到了50余万人，同时形成了武威屯田、居延屯田和敦煌屯田等著名屯田区，使河西屯田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屯田区。河西地区生产和囤积的粮食，在汉末及魏晋时期中原荒年时，还能一解中原人民的不时之需。

河西地区的开发，对中原政权开拓西域、屏护内地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前111年至前107年，西汉政权先后两次在河西地区修筑长城、亭障至敦煌，设置了由此进入西域的两个关口——阳关和玉门关。前102年从张掖“筑塞”至居延，设置了金关、悬索关等，有效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宁和汉通西域交通路线的安全。使河西地区在并入汉朝版图后就成了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之地和官马大道。在此基础上，西汉政权又在前100至公元97年间，自敦煌至罗布泊一带修建了烽燧亭鄣，并绵延至罗布泊西边的楼兰、龟兹，把汉朝的影响扩大至西域，不久之后即在西域轮台屯田驻军，置西域都护，以河西走廊为基地，开始了对西域各国的行政管辖。

随着中原政权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日益繁忙，河西走廊联络、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各国的商旅、使臣，沿着河西走廊东来西往，终于成为连结欧、亚、非三个大陆，推动东西方文明融会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十分重要、安全宜行的一个路段而著称于世。每当西域有事，河西走廊则成为中原政权处理西域问题和与西域各国联系交往的桥头堡。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据有河西，于220年“分河西为凉州”，州治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河西由此以“凉州”之名而名闻天下。





河西走廊上的古城遗址



疏勒河边的汉代古城遗址

4~5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历史上群雄纷争的十六国时期。此时的东晋政权虽然存在，但自西晋“八王之乱”以来演变成的四分五裂局面却是愈演愈烈。鲜卑、匈奴、氐、羯、羌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结束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局面，先后建立了一成（汉）、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等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前后延续达140余年。其中的“五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河西地区先后建立的五个以“凉”为名的国家。其主要活动地域以河西地区为主，并延及甘肃东部及青海、新疆的部分区域。史称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五凉之中除西凉外，其余四凉均建都于姑臧。

河西走廊上的古城遗址







严重风化的古城城门



敦煌玉门关附近的汉长城遗址

前凉的奠基人是张轨。张轨原在西晋朝廷任散骑常侍，看到中原地区因“八王之乱”导致朝政衰微，天下大乱，而“凉州独安”，于是上奏朝廷，请求赴任凉州，保据河西。301年初，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身份就任凉州治所姑臧。当他来到凉州时，河西地区刚刚经受了长达百余年的羌人起义、北匈奴骚扰以及河西鲜卑的反晋起义等剧烈动荡，盗寇猖獗，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面对十分严重的残破局面，张轨一面打击盗寇，稳定社会局面，一面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上下功夫，很快给河西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姑臧、敦煌等著名城市恢复了昔日的繁华，也使前凉的统治地域从甘肃东部扩大至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和青海东北部。

河西走廊上至今仍存的汉代烽燧







河西走廊北部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

张轨的政绩，为他的后代建立前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354年，张轨的重孙张祚抛弃了拥晋旗号，自称凉王，立皇后，改年号，用天子礼乐，立国前凉，建都姑臧。376年8月，前凉被关中氐人苻坚所建立的前秦政权所灭。

前凉之后，苻氏前秦占有河西地区近10年。382年，苻坚遣大将吕光西征龟兹。385年12月，征服龟兹东返的吕光得知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亡的消息后，占领了姑臧，自称凉州牧、酒泉公、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镇压反叛势力，基本拥有了前凉旧地，并于396年自称天王，即天王位，国号大凉，建都姑臧，史称后凉。吕光是以氐人军事征服者的身份入据河西的，因此后凉的统治也是残暴和血腥的。在吕光统治期间，河西地区内乱外战连年不断，不但破坏了河西社会秩序和经济，同时也注定了后凉的统治是不能长久的。403年7月，后凉为关中后秦政权所灭。

后凉末年，吕光政权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河西各地的反抗。398年，河西鲜卑秃发氏首领秃发乌孤首举义旗，在今青海湟水流域建立起了南凉政权。秃发氏，是东汉末年从塞北迁居河西地区的一支鲜卑族部落。其祖先与北魏始祖拓跋力微同出于拓跋鲜卑诃汾部落。在部落联盟瓦解后，秃发氏的祖先匹孤率众南下，辗转迁至河西。继位的长子寿阆因产于被中，“鲜卑语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西晋武帝时，秃发氏开始强盛起来，活跃于凉、秦、雍等地。前秦瓦解后，秃发鲜卑在首领秃发乌孤率领下，登上了角逐河西的历史舞台。398年，趁着后凉被西秦击败的机会，秃发乌孤在今青海民和县附近的廉川堡自称大都督、大单于、西平王，以“凉”为国号，建立起了政权，史称南凉。秃发乌孤称王后，周旋于周围各国中，在很短时间内即扩大势力，占领了后凉的大片地域，他的继任者秃发傉檀在后秦支持下，于406年11月击败北凉，占领了姑臧，并迁都于此。410年，秃发傉檀在北凉打击下退回青海湟水流域，414年5月为西秦所灭。

400年11月，汉族人李暠西据敦煌，在地方豪门支持下，自称凉公，建立了政权，史称西凉，





西汉玉门关遗址

405年迁都酒泉。李暠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后，世居敦煌，在河陇一带有较高声望。西凉政权偏居河西西部，所据地域从今天的酒泉西至新疆吐鲁番一带。西凉李暠在位期间，由于经营有方，措施适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兴旺景象。就在他准备统一河西时，却于417年2月因病去世。次子李歆继位后，骄傲轻敌，独断专行，在攻打北凉、企图占领张掖时全军覆没，西凉因此也为北凉所灭。

五凉之中，除前凉外，对河西地区影响较大的就是北凉了。北凉是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政权。这是一支由小月氏、羌和流落匈奴部落组成的杂胡。首领沮渠氏曾任匈奴沮渠之官，因以为姓。在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时期，沮渠氏的首领沮渠罗仇等也在后凉为官，并立有战功，后因吕光猜忌而被杀，激起了卢水胡诸部的极大震动。罗仇的侄子沮渠蒙逊借此机会，起兵反抗后凉，并推举建康(今高台县骆驼故城)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于397年5月建立政权，史称北凉。401年5月，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凉州牧、张掖公，定都张掖，411年10月迁都姑臧，412年11月继河西王位。在北凉政权建立的时候，河西地区形成了四凉一秦并立的局面，北凉所面对的形势是十分不利的。但沮渠蒙逊以政治家的胸怀，延揽人才，选贤任能，推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仅用了短短十余年时间，就统一了河西地区，基本恢复了前凉所辖疆域，称雄西北，就连当时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也派出使者，拜沮渠蒙逊为凉州牧、凉王。但在蒙逊之后，其子沮渠牧犍却因种种失误，为北魏所灭，牧犍投降。但北凉的残余势力还在河西地区西部及西域地区活动了较长时间，直到460年，在高昌地区的最后一股北凉势力方为柔然所灭。北凉自蒙逊立国，至最后灭亡，存续约60年。其统治河西地区的规模和时间仅次于前凉。



河西烽燧

五凉时期，是中原地区政局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两晋时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争权夺利和民族仇杀的泥潭，导致全国约有1/8的人口流亡在外。他们当中，有平民，有达官贵人，更有仕人名儒。他们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就是相对安定、平稳，经济较为发达的河西走廊地区。五凉各国，也都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安置这些大量涌入的中原难民，并量才使用，既保存了中原文化，又发挥了他们的专长，促进了河西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五凉更替，是河西历史长河中极具浓墨重彩的一个华章。这一时期，也是河西地区从史前文化和游牧文化跨入文明社会门槛后，在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和不久之后到来的盛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亚各国乃至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使丝绸之路成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著名交流通道和友谊之路。中华文明经过河西走廊传向西方，西方文明则经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在这种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河西地区也大量汲取东西方文明精髓，形成和发展了具有自己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河西文化”。河西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对中原地区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律令制度确立和都城建设等方面产生的广泛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世所公认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四大发现——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藏经洞遗书和北京故宫明清档案中，河西地区竟独占“简牍”（流沙坠简）和“敦煌遗书”两项，并由此而诞生了博大精深、方兴未艾的敦煌学和简牍学等国际显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20世纪以来，河西地区发现的数量众多的与消失了的西夏国有关的历史、文化材料，也为国际间资料奇缺的西夏学研究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敦煌学、简牍学和西夏学，很长时期以来，被视为河西文化发展高峰上熠熠闪光的奇葩！

西汉阳关遗址

